

章氏遺書

章氏遺集

章氏遺書外編卷第十五

永清文徵三

論說敘錄

論說之文其原出於論語鄭氏易云雲雷屯君子以經
論言論撰書禮樂施政事蓋當其用則爲典謨訓誥當
其未用則爲論撰說議聖人制作其用雖異而其本出
於一也周秦諸子各守專家雖其學有醕駁語有平陂
然推其本意則皆取其所欲行而不得行者筆之於書
而非有意爲文章華美之觀是論說之本體也自學不
專門而文求綺麗於是文人撰集說議繁多其中一得
之見與夫偶合之言往往亦有合於古人而根本不深
旨趣未卓或諸體雜出自致參差或先後彙觀竟成複

沓此文集中之論說所以異於諸子一家之言也唐馬
總撰意林裁節諸子標其名雋此亦棄短取長之意也
今茲選文存其論之合者亦撰述之通義也

文選諸論若過秦辨亡諸篇義取抑揚咏歎旨非抉摘
發揮是乃史家論贊之屬其源略近詩人比興一流與
唐宋諸論名同實異然養生博奕諸篇則已自有命意
斯固文集盛行諸子風衰之會也蕭氏不察同編一類
非其質矣

諸子一變而爲文集之論議再變而爲說部之劄記則
宋人有志於學而爲返樸還淳之會也然嗜好多端旣
不能屏除文士習氣而爲之太易又不能得其深造逢

源遍閱作者求其始末大抵是收拾文集之餘取其偶
然所得一時未能結撰者劄而記之積少致多裒成其
帙耳故義理率多可觀而宗旨終難究索也

永清文獻荒蕪論說之文無可採擇僅存一首聊以備
體云爾

唐節度使張公祠堂辨

余未束髮時聞先大父魯峰公云邑治城隍廟東南隅
唐天寶初幽州節度使張公守珪祠堂在焉縣之得名
始公上請取沙漠永清之義且大有功於是士人立祠
祀之以云報也夫物盛必衰惟草野尙德之思能以不
朽有唐至今千餘歲富貴泯滅者不可勝數汾陽功蓋

宇宙未終唐世已有歆其宅者而公渺然一祠相傳至今非其德澤人人深歎祠中舊有懸額文曰千載仁天順治年縣人王業隆題識至今百年後生小子乃謂崔府君廟何傳聞之失實也嗟乎公之赫赫不可掩者固不繫祠之有無而土之人則非祠無以致其嚮往也聞其風尙想見其人況有祠焉以拜之而焄蒿悽愴於其側乎今州縣之政非法令所及者世不復議余念公之德表公之祠爰述所嘗聞於先人者以正里巷傳聞之誤比諸風人甘棠之義或庶幾焉

右縣人賈澎撰按舊志無張守珪祠澎云聞之其祖必當有所受也

詩賦敘錄

詩賦者六籍之鼓吹文章之宣節也古者聲詩立教鏗鏘肄於司樂篇什敘於太史事領專官業傳學者欲通聲音之道或求風教所施詢諸掌故本末犁然其具存矣自詩樂分源俗工惟習工尺文士僅攻月露於是聲詩之道不與政事相通而業之守在專官存諸掌故者蓋茫然而不可復追矣然漢魏而還歌行樂府指事類情就其至者亦有考其文辭證其時事唐宋以後雖云文士所業而作者繼起發揮微隱敷陳政教采其尤者亦可不愧古人故選文至於詩賦能不墜於文人綺語之習斯庶幾矣

劉氏七略以封禪儀記入禮經秦官奏議太史公書入春秋而詩賦自爲一略不隸詩經則以部帙繁多不能不別爲部次也惜其敘例不能申明源委致開後世詩賦文集混一而不能犁晰之端耳至於賦乃六義之一其體誦而不歌而劉略所收篇第倍蓰於詩於是以賦冠前而詩歌雜體反附於後以致蕭選以下奉爲一定章程可爲失所輕重者矣又其詩賦區爲五種若雜賦一門皆無專主名氏體如後世總集之異於別集詩歌一門自爲一類雖無敘例觀者猶可以意辨之知所類別至屈原以下二十家陸賈以下二十一家孫卿以下二十五家門類旣分爲三當日必有其說而敘例闕如

如諸子之目後敘明某家者流不與諸子之書同申源
其原出於古者某官云云是也委此詩賦一略後人所爲欲究遺文而莫知宗旨者也
州縣文徵選輯詩賦古者國風之遺意也舊志八景諸
詩頗染文士習氣故悉刪之所以嚴史例也文丞相詞
與祭潔河文非詩賦而並錄之者有韻之文如銘箴頌
誄皆古詩之遺也

題會福塔院

如湧浮屠近紫霄芙蓉仙苑禮羣寮海天遙捧金輪日
盡遣禎祥歸聖朝

右唐考功員外郎宋之間作

會福寺覽古

浩劫沈埋無處尋空留片石誌雷音元奘師去禪宗寂
懷義僧來佛性沉淨供武隆餘四像香旃感業有雙林
房州帝子無人問老刹千年歲月深

右元人所作不知姓名舊志所錄今仍之

登六郎城

荒城纔極目懷古淚先揮百戰名空在三關事久非蓬
蒿迷故國風雨泣重圍睥睨留悲壯啼鳥傍晚歸

右明人謝榛作

弔黃貞烈婦

鸞鏡鴛衾兩斷腸

馮廷已

青松心在任風霜

劉長卿

寧將正

節棲孤鶴

炙轂子

莫被猿啼續淚行

楊巨源

深院不聞春寂

寂韓人閒無路月茫茫宋長餘千載凌霜色歐陽縱死

猶聞俠骨香王維

右山東進士秦士奇集唐人句

弔趙烈女事見列女傳

趙家女兒顏如花十六盈盈未有家一朝城南鐵鼓搥
十里旌旗吹暮笳雙雙姊妹落天涯大姊馬上調琵琶
小妹罵賊劍交加至死不屈露齟牙血污香魂西日斜
玉顏寧碎委蓬麻肯辱國色嫁瑯琊詰朝收葬載素車
面色猶生如舜華烏絲五尺垂髣髴香縈碧草光泥沙
烈士流涕路咨嗟千春萬戶爭如他

右詩舊志不著作者而緊承黃貞烈後意亦秦士奇

作也

灞江秋月送徐光祿歸吳

芙蓉秋色滿仙舟
十里人看畫錦遊
共把新聲歸北海
由來高士說南州
行當招隱叢叢桂
坐對忘機泛泛鷗
知是暮雲煙靄外
一封何日問江頭

右明參政縣人張惟誠作

旅恨

詞附

雨過水明霞
潮回岸帶沙
葉聲寒飛透
牕紗懊恨西風
吹世換又吹我
落天涯
寂寞古豪華
烏衣又日斜
說興亡燕入誰家
只有南來無數雁
和明月宿蘆花

右宋丞相文天祥作事詳古蹟

祭漯河文

卽桑乾河

竝山嶽而稱功惟河瀆之擅宗苟捍災而禦患稽祝典
以褒崇嗟永清之澤國苦悍河之內決極百折而不迴
射孤城而欲齧垂魚鰲乎吾人聽龍蛇之陸行竭胼胝
以莫措將誰依而誰憑忽陰雲之夕捲幻虛舟而獨橫
曾瞬息之幾何乃茲土之平成豈仙槎之搖曳抑太乙
之蓮葉舞馮夷而擊檣奮元冥而鼓楫匪宏造之粒民
胡神工之叵測懽田父而狎野轉沮洳爲樂國詎螳臂
之守臣致翁河之降靈賴我聖明之當亡故天清而地
寧觀重譯之遠來雖海波而亦澄奚神州之赤縣任長
鯨之揚鱗念厥靈之孔著肇殷祀以永慕捐世廟而食

報荅神庥於霜露苟有益於生靈方無愛於髮膚矧明
賜之昭受敢尸祝之或暮具鍾簋於河干偕士女以蒸
嘗自於今而伊始享血食之苾香鎮禹跡以無改敢胥
怒而不揚陋錢塘之鐵弩追瓠子之宣房於戲闕宮有
恤兮彝俎繽紛明粢孔庶兮膳膏苾芬於赫來臨兮賴
我思成明有禮樂兮幽有鬼神海晏河寧兮一境其永
清

右爲明順天巡撫都御史王一鶚撰據舊志錄之

金石敘錄

金石之文古人所以垂示久遠三代以上銘鐘圖鼎著
於載籍三代而下庸器漸少石刻遂多然以著錄所存

推求遺蹟則或亡或闕十無二三。是金石雖堅有時湮
泐而著錄編次竹帛代興其功爲不尠矣。然陵谷變遷
桑滄迭改千百年後人蹟所至其有殘碑古鼎偶獲於
山椒水涘之間覆按前代紀載校其闕遺洞如發覆則
古人作爲文字托之器物以自壽於天地之間其旨良
深遠矣。然留著旣多取用亦異約而擢之略有三門。其
定著文字垂示法式若三字石經一字石經之屬經學
之準繩也。考核姓名官閥辨別年月干支若歐趙諸錄
洪晁諸家之所辨訂史部之羽翼也。至於書家之評法
帖賞鑑家之論古今宣和博古之圖清河書畫之舫則
又韻人墨客所爲均之不爲無補者也。茲於志乘之餘

裁取文徵旣已與志相表裏矣搜羅金石非取參古橫
今勒成家學惟以年月姓名官階科第足以補志文之
所未備者詳慎志之以備後人之采錄焉初非計其文
之善否字之工劣也其全文有可采者存於徵實則不
在此例焉

鄭樵嘗以歷代藝文著錄多闕發憤而爲圖譜金石二
畧以備前史之闕遺是不知申明藝文類例而別爲篇
帙之咎也然鄭氏所爭其功要自不可沒矣金石不錄
其文而僅著其目自當隸入藝文之篇爲著錄之附庸
可耳何爲編次文徵之內耶蓋以永清無藝文而推太
史敘詩之意竊比華黍由庚之存其義爾初不以是爲

一成之法也

金輪石幢

凡書段處
乃一行也

大周璧曆二年二回八回武隆縣令聞生元相奉爲金

輪璧神皇帝敬造四面像并浮圖一所供養伏願璧主

千年山岳齊壽兵戈永息歲稔恒豐五馬方

五梁紹

浮圖孫侄必政

柱志瓚王夜儒宋

承務郎慎言黃本其

咸寧郭曹升王思

王柱胡